

尚

書

啟

幪

尚書啟幪卷五

周書下

定海黃式三學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鄭君曰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季滅之自此而來歸江曰多士云管牘來自奄卽謂此時然則多方在多士非且不比也宗周鎬京式三謂奄有再叛之事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

降爾命爾罔不知

江曰四國管蔡商奄多方庶邦也殷之言眾眾侯猶諸侯也尹治也周公稱王命以誥曰誥道爾四國民庶邦君惟爾諸侯治民者我大下于爾教命爾無不知之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江曰洪惟語訶也寅當爲賛字之誤賛撤也言王者圖度天命而不長敬念于祭祀乎此泛言之也式三粢圖曆通制也下言大淫圖天之命圖厥政不集于享皆同惟常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遜不有惑言于民乃大淫昏不

克終日勸于帝之迺乃爾攸聞

迺江氏訓道馬本化攸云攸所也江本惑化誠江曰誠憂也惟帝升降于夏以監其德有夏大肆佚樂不肖有憂戚之音加于民言不鄙民也乃大淫荒昏亂不能一日勤勉于天之道乃汝所聞知也

厥國帝之命不克聞于民之釐乃大降罰祟亂

開通也施也行也崇重也言桀剝絕天命不能開通于民之所施行天乃大降禍重亂也

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

江曰甲讀爲狎狎習也靈善旅眾也不能善承于眾
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

罔無也不與不通進費通財也恭共通具也舒一化茶
言桀貪無不以財費其奉大爲荼毒于民也本孫疏
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劓割夏邑

明憤江從說文伯鑒鑒注云鑒食也鑒忿戾也孫曰欽
與𠂇通興也劓與害通亦惟夏民貪戾日興謂上有好
者下必有甚也殘害夏邑如湯誓所謂奉割夏邑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天惟是求可為民主者乃天下光顯休美之命于成湯
使之誅絕有夏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承于多享
純屯逋眾也與侵戎我國家純同不畀純謂天不與桀
以大眾也孫疏純醜通好也言天不與以美報也義民
猶大誥之民儀謂賢者江孫說同言天之所以不與者
由桀于賢人不使之久于厚享祿位也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

恭其通惟夏之共職多士大不克明保享祿位之道也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言桀于民乃皆惟暴虐于民也句讀解義本孫疏至于百為大不能開言百事不能開導

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篩代夏化民主慎厥麗乃勑厥民

刑用勸

江曰篩擇也乃惟爾多方之賢者篩擇而任之用是代夏為民主孫曰篩則通代也一說篩大也式三采慎厥麗乃勑謂慎所施行乃所以勑勉其民也厥民刑用勸

謂刑罰其有皋者亦用勸勉其民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因於戮多皋亦
克用勸而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
享天之命嗚呼

爾辟謂紂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乃惟
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肩有辭

庸用釋舍也大淫圖大過剝器也肩悉通悉有皋狀也
肩一化沃化伯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器有邦聞之

集成也剝害其政不成于天之所享天乃降是禍有國代之間代也謂商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調烝天惟降時器馬曰調明也蒸外也孫曰調潔也蒸美也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

一本暇下有湯字是也暇鄭君本作夏注曰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于五年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季至十三季也江王申鄭君說云文王受命七季而

崩則受命八季是武王卽位之季至十一季觀兵十三季一月乃伐紂是周而五季也式三案傳記言文王受命者或七季或九季言武王觀兵者或九季或十一季其言伐紂或十一季或十三季說固不一莊稼瑛不信舊說以五季謂旣誅紂立武庚之季於經上下亦復不貫蓋此五季指紂言者是也五季者約言其數之多也左傳秦鍊曰國無道而季穀和軋天贊之也鮮不五稔誕化民主罔可念聽

江曰天須暇紂而紂爲民主肆行無道無可爲天聽念

者言紂自絕于天

天惟求爾多方大勤以威開厥顧天

鄭君曰顧猶視念也式三案開厥顧天謂殷發其能顧
嚙明命者也

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
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敷通主也教示也簡擇也尹治也言爾多方無能顧
曉天命者惟我周王善承于眾能堪用德以主神天之
祀天惟是用示我周以休祥擇與殷命治爾多方也孫

曰簡大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岐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莊曰夾夾通達也不忱不夾句孫曰忱信也裕道也夾近也介善也乂艾通相也岐平田也惠順也熙廣也式三案夾介猶言左右也熙惠通樂也

爾乃迪履不靜爾心未漫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肩播天命爾乃自佗不典圖忧于正

迪屢不靜與迪屢未同一義迪攸通長也愛惠也惠順
也宅度通肩悉通播叛通自佗不典圖忧于正佗不法
之事剝絕忱信于正長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
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
寧乃惟爾自述辜

江曰戰懃也要囚要使所俘囚者之畢也重荆殺故戰
懇速召也式三案戰交也要約也囚禁也謂交相要約
而禁止之也有又通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委臣我監

五祀

江曰監謂三叔監于殷者祀季也商曰祀周曰季告殷民故曰祀武王命三叔監殷殷民皆臣服于茲十季矣言五祀者本其末叛時言也式三謂奄再叛而踐之當在遷洛五年之後也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伯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胥伯今文化胥賦解為賦稅江曰胥謂繇役繇役亦賦

也故曰胥賦小大多正謂各長官也臬法也正一伯政
罔不克臬無不能循法之人也明勉也言爾和于己和
其室并使洛邑皆能勸勉則獨之能勤于事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閭于乃邑謀介
尙一伯上庶幾也忌一伯瞽謂隱諱之也穆穆敬也亦
寶也聞說通服也介善也言汝庶幾不隱藏其邪心實
則以敬在汝位克服于汝邑謀善也

爾乃自時洛邑尙采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
大介賁爾廸簡在玉庭尙爾事有服在大僚

孫曰畀養予也廸進也簡束通擇也服事也僚官也言汝從遷之洛邑汝庶幾能永遠用力治汝田天惟予汝矜汝我周惟其大善賜予汝選擇汝在王之廷加汝所事有事在大官也江曰介助也尚爾事言將顯用之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揆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江曰致功曰享謂致其所為之功事于上也擅取也爾多士不能裕其忧于爾多方勸其忱信我教命爾亦以

惟不致功事以享矣凡多方之民亦惟曰不享矣爾乃
放佚頗稟大遠背王命則惟爾多方自取天之威我則
致天之罰于汝分離奪汝土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
于和則無我怨

祇敬也言非多此誥乃敬告之也于與通言爾之始不
能敬與和有此遷居無怨我也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

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伯一伯攸準一伯辟江曰常伯常任準人卽夏商之三
宅文武之三事也綴衣虎賁文武有其官夏商則未聞
焉虎賁守王宮見周禮綴衣則未有見蓋侍帷幄之臣
也恤收鮮善也周公達羣臣以見于王曰羣臣拜手稽
首有告于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戒于王曰王左右之
臣若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諸官者周公卽贊之曰
美哉此諸臣之戒知收受其言斯善哉所戒之詞下文
所云皆是也戒王者周公之意使羣臣發其耑不欲專

所戒也孫氏以準人爲治獄之官恤訓憂鮮訓罕阮雲
臺曰鮮斯通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纁俊尊上帝

江曰有夏謂禹也有室卿大夫之家競彊也多賢人故
曰大競詩曰無競惟人言古之有道者惟有夏之爲天
子矣其臣室多賢其君招呼其賢俊以亮天功以尊事
上帝孫疏引畢說迪山通道也語詞釋詁迪山皆訓自
迪惟有夏猶云迪惟有夏也

迪知忧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歎厥后曰拜首稽首后矣

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而用不訓德則乃
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化往任是惟暴德罔

後

迪訓遂孫疏引畢說忱誠也恂信也宅居也江孫同事
謂王事大夫孫說牧州牧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皆
曰牧鄭君說漢石經謀上有亂字江本從之云面向也
五讀曰不義民賢俊之臣此為夏臣告禹之辭言三宅
尋人此惟君道矣若惑亂其謀向用不順之德則三宅
失人矣江說如此王石癯云義民謂邪民義讀為俄孫

說從之言三宅在我后之察言觀色用大順德之人則
三宅無邪民也式三謂茲惟后矣句謀而句連讀茲惟
猶亦惟而繩通遠也言夏之臣誠信九德而後薦于后
既慎于薦人矣亦惟夏后謀之淡遠用大順德之人以
宅之也茲乃三宅無義民連下讀謂桀也德惟乃弗化
句化用也言桀于有德者惟乃弗用之也往任是惟暴
德言往受是職者惟暴棄其德之人也此言三宅之所
以無義民也罔後器亾無後也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卽宅曰三

有俊克卽俊

江曰亦者亦夏先王也釐理耿光卽就也亦于成湯外
天子之位大理上天之光命乃用事牧準三宅之官能
就其所居之位言稱職舉剛克柔克正直三德之俊能
就其俊惠言舉不失實式三案亦越亦及也克尋也左
傳尋儒曰克卽尼也尼定也見釋詁謂尋定宅尋定俊
也

屢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
方用丕式見德

嚴惟丕式嚴其用人之大法也不式見德四方大法其
箸見之德也

嗚呼其在受德醫

受德卽紂也醫強也昏也一伯恣殺以爲壁中古文
惟羞荆梟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
政

善刑梟德之人熟練于刑梟棄于德之人也善就也庶
近也習狎也逸德放迷于德也

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欽猶重也見江疏罰之誅之也併使也言天重誅紂乃
使我有中國洽商湯之受命以大治萬民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

灼明也說文化焯俊漢石經伯會江曰焯明也文武惟
克知焯見宅俊之心與之敬事上天立以為民長伯伯
亦長也

立政任人迪夫牧化三事

江曰三事猶三宅也上言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下言

立事準人牧夫此變事言任人一也言文武立政以任人準牧為三事也

虎賁綏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
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江曰此皆文武之官多與周禮異者周公制周禮有因
有革也

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盧一作繼江曰烝君也繼夷微繼二國之君臣服于周
者也鄭君曰三毫者湯濩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為三邑

其長居險故曰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轘西降谷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

惟克厥宅心謂專厥三宅之心也以克俊有德謂專俊有德也漢石經作惟厥度心江本從之江曰心能制誼曰度詩曰帝度其心常事司牧人最括上文之官也以用也罔攸兼無所兼采也庶言眾人毀譽之言也文王惟心能制誼乃能立此常事司牧人皆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無兼任毀譽之言也

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
知于茲

江曰庶獄眾刑獄庶慎諸所當慎之事庶獄庶慎惟于
所司之牧夫訓戒其用命無違命而已庶獄庶慎文王
毋敢與知于此王伯申曰之猶與也謂有司與牧夫也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竝
受此丕丕基

率語詞之聿敉終也率惟救功聿惟終功也謀訶之也
聿惟謀從容德聿惟謀從于休休有容之德也孫曰從

順也容寬也聿惟謀順文王寬容之德以竝受此大業
也漢石經此佗茲基佗其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
灼知厥若不乃俾亂

我其立政句與下繼自今立政句同若善也不讀爲否
言孺子已王矣我其自今立政於三宅之人我必克灼
之不克灼之則致亂也江曰丕語聲亂治也言克灼知
其善乃使之治也孫說同連下二句讀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自一話一言我

則末惟成德之彥以父我受民

相治也勿一伯物聞讒聞也言有物讒聞之也話會議
也末終也言事準牧能治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皆成
德之彥也時則物雖有讒聞之者我自一會議一出言
終息成德之彥以治我受民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

徽美也漢石經伯旦以辨人之微言孫曰微與穢聲義
相近微言亦美言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父之

文善也見禮樂記注善子善孫猶言賢子賢孫也正長
官也庶獄庶慎惟長官是治勿誤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
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孫曰由用也繹與斅通說文終也一本宅化度由化猶
國則罔有立政用愾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

馬曰愾人佞人也江曰國若無有立政用愾人不順于
德是無有光顯在其世矣今文在伯哉

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愾人其惟吉士用勑相我國家

說文作懶，又作諭。一本作儉，勤勉力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
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
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
政其惟克用常人

諸實也兵戎算思乎虛故曰實言實備也本馬注陟襲
也方勃通溥也觀智見也耿明也庶獄主之收夫其牧
夫能實備戎兵襲禹迹以溥行天下也觀一危勤耿一

伯
魚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
有慎以剴用中罰

江說司寇蘇公式句孫說式連下讀江曰蘇公名忿生
當武王時爲司寇者式法也由用也太史掌六典八灋
八則凡國之典藉皆減焉蘇公蓋有成灋減于太史故
因上言庶獄而呼太史以丁甯焉言司寇蘇公之灋敬
爾用獄以培厚我王國俾蘇公之灋善茲式指謂蘇公
之灋也于此灋有加慎焉以其輕重條剴酌用其中罰
可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孫曰式用也剴等比也中

平也以剴用中罰以其等比用平罰也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憚

惟俗木佗厥鄭君曰此成王二十八季魄一佗霸憚馬
佗釋注云不釋疾不解也一佗不豫江曰不憚不悅也
言有疾

甲子王乃洮頽水

馬曰洮洮髮也頽頽面也鄭君讀洮爲濯濯滌衣也段
氏申之云周禮守祧注古文祧爲濯爾雅郭本珧羣家

皆化濯是其側也類一化沫一化頑孫曰類俗字當化

頑或沫

相被冕服憑玉几

鄭君曰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太僕冕元冕憑俗字一

化凭正字一化馮僭字

乃同召太保芮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

御事

鄭君曰公乘官以六卿爲正次芮伯入爲宗伯畢公入
爲司馬江曰同召羣臣受顧命也太保以下六人蓋六

卿也太保獨名者召公周公之兄也至是時出入百歲矣嫌太保別是一人故特箸名焉芮形畢毛皆畿內諸侯師氏中大夫官掌以美詔王者虎臣虎賁氏下大夫也掌守王宮者尹正也百尹御事眾正之官與其治事者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著言嗣茲子審訓命汝

江曰漸進也大進言深入也幾殆也疾甚曰病臻至彌終獲早贊謹審詳也言病日至已當命終而淹畱之際

恐不辱謹言後嗣之事今我詳審訓教以命文式三案
彌靡通既靡雷言不淹雷也誓言告言也嗣茲言繼此
者也恐不獲誓言嗣茲句

晉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般
集大命

晉君一伯晉先君一伯晉我君達一伯通集一伯就宣
重光宣著綽美也麗所施行也與聞于民之麗同尊麗
陳教定所施行陳其教化也肆肆不違謂勞勞不厭倦
也用克達般集大命統有般國成其大命也

在後之侗敬返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僭逾

侗馬本作調注曰調其也式三案在後之侗敬返天威八字為句言在後人之其敬迎天威也一說侗未成器之人見論語注成王自謂也返段本作御說文引作在

夏后之調有譌衍字

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悟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恩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剗冒貢于非幾

悟覺也貢入也冒貢江本作勸贛江曰剗康王名安遠

方之國恣順其近者以安集勸勉小大眾國勸勉也夫
人泛言人也亂治也以左右之也勸讀爲目觸也賴陷
也非幾不善之微者也

茲旣受命還出綴衣于庭

鄭君曰連繕小斂大斂之衣于庭中王孫從鄭君說江
曰羣臣旣受顧命而還退也今文旣爲卽宇之誤綴衣
帷握之屬帷掘必以綴聯繕故謂之綴衣將發顧命卽
王寢而張勇事訖葬衣出之于庭中也

越翼日乙丑王崩

王崩古本作成王崩翼一作翌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劍于南門之外

仲一作中毛仲髦江曰周禮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仲桓南宮髦蓋爲是官也娶引也齊侯呂伋太子子郢公也呂氏伋名逆迎也桓髦官卑不可徑迎太子故使引導齊侯往迎也虎賁百人虎士也桓髦各執干戈遜虎士百人爲齊侯引且爲嗣王衛也王既崩而世子猶在外世子蓋以王未疾時奉使而出比反而王崩變危之

際故以兵迎之于南門之外據孫說南門者廟門史記所謂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于先王廟是也王石纘云爰與也

延入翼室恤宅宗

宅一化度江曰翼室路寢側室恤也宗猶主也延子劍入路寢之傍室息居為器主孫曰翼室左路寢也據段說翼化翼翼明也明室卽明堂也明堂卽路寢也

丁卯命化冊度

江曰命化冊者以書成王命詞也度者冊長短之數孫

名言卷之三

曰度法制也蓋謂器儀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鄭君曰癸酉蓋大斂之明日也王肅曰召公爲二伯相
王室故曰伯相江曰須當爲須字之誤也須布也材樟
材也植弓曰旣殯有而布材式三案須待也材用也命
士待用統下陳設事

狄設黼扆繡衣

江曰狄樂吏之賤者斧謂之黼其繡白黑采以絳帛爲
質扆之制如屏風然設黼扆于明堂太室之南戶外聯

綴帷握張于其所

牖閒南嚮敷重篾席黼純孽玉仍几

王肅說此爲見羣臣觀諸侯之坐段說嚮俗字古作鄉
敷一作布古通篾當作蔑蔑訓細故馬云蔑者纖弱義
正合說文作莫云莫席纖弱席也亦同鄭君曰蔑析竹
之次青者鄭君意析其最外之青皮爲席謂之筭席析
其次青者爲席謂之蔑席蔑同禮注之蔑字也孫曰蔑
卽筭之假俗字蔑從竹者俗黼純以白黑采繒緣席邊
也白與黑謂之黼純緣也孽玉鄭君以爲五色玉江曰

仍因也因生時几也不用生時席嫌几亦變之故曰仍
几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緣純文貞仍几

西序鄭君以為旦夕聽事之坐鄭君曰底致也庶纖致席也段申之云致者今之綈字謂幾席之纖致者馬曰底青蒲也江申之云周禮蒲筵縷純以此上下文與周禮參之則縷純當其縷純然則底席青蒲席與言底者見其功效也縷純孫氏謂與大戴禮赤緣戶之縷同飾也則縷純縷純也文貝貝之有文者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東序王肅以爲善國老饗羣臣之坐豐席王肅以爲莞席段中鄭君說以爲剗凍之竹席凍治也筍席用竹外青皮而不剗治豐席用竹外青皮而剗治鄭君說四席皆主竹而言豐筍以外青剗治與不剗治爲別底幾以次青緻與不緻爲別不率合周官爲說也鄭君曰畫純似雲氣畫之爲緣雕玉玉之雕琢者雕一作彫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西夾王肅以爲親屬私燕之坐筍席鄭君云析竹青皮

爲之禮器如竹筭之有筠元紛純以元組爲之緣江木漆作漆云漆木汁也以髹几

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

馬曰越王越地所獻玉也寶一伯案鄭君曰陳寶者方有大事以尋國也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大訓者謂禮法先王德教宏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者江曰玉璧王所服用者攷工記天子用全上公用驥侯用瓊伯用埒禮家說曰全純玉也駢四玉一石璧三玉二石埒玉石半相均也然則純玉五玉也玉

重石輕故曰五重

大玉夷玉天珠河圖在東序

馬曰夷玉東夷之美玉珠玉磬鄭君曰大玉磬山之珠
也夷玉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珠雍州所貢之玉色如天
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河圖圖出于河
帝王聖者之所受一本河圖下有雒書二字

盾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兒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

東房

鄭君曰允也兒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大

貝者書傳曰徵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車渠是也
鼙鼓大鼓也此鼙鼓非致工記鼙鼓長八尺者若是周
物何須獨寶守明辨代之物與周鼙鼓同名百

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陛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壘次輅在
右塾之壘

輅當化路綏鄭本作贊鄭君曰大輅玉輅贊次次在玉
輅後謂玉輅之貳也先輅象輅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
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次路象路之貳與玉路
之貳相對在路門內之東北面不陳金路革路木路者

主于朝祀而已江曰賓階西階面猶賓也阼階東階陳此四路以西爲上者賓在西堂統于賓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

鄭君曰赤黑曰雀青如雀頭色也雀弁制如冕黑色但燕藻百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江曰畢門路門也

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兒

綦鄭本作騏注曰青黑曰騏戈卽今之鉤子較江曰兒切也謂堂廉直下厓也蓋夾兩階者二人一在西階之西一在阼階之東當笄廉厓下相鄉而立夾者二人

一立于東南堂隅之東一立于西南堂隅之西堂辨廉
厘下之兩備蓋皆南鄉也合言四人者以其兵服同故
也

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

鉞當化戎鄭君曰劉蓋今饑斧鉞大斧序內半以矛曰
堂式三案序者堂東西牆序外是東西堂云序內半以
矛曰堂據中室以明其東西堂也此經所言宮室之制
依鄭君此注推之甚明諸儒援明堂制度以解此經未
敢信為必然也但參存之而已

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坐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坐

鄭君曰戣瞿蓋今三鋒矛式三案戣從癸從戈篆文癸
化爲今三鋒矛中形者蓋古之戣也瞿王氏以爲如古
文矛字鋒刃似雙目下柄似十式三案說文明目左右
視也瞿屬隼視也兵器之瞿當化明爲正字東坐東堂
之外邊隅西坐西堂之外邊隅在階上也史書言千金
之子坐不坐堂是堂外邊隅名坐也江曰坐邊也謂東
西序外之堂席也

一人冕執鉞立于側階

鄭君曰銳矛屬凡此七兵或施矜或箸柄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側階東下階也江曰銳說文引作銛隸古定本亦化銛唐衛包奉詔改化銛側階北下階也在北堂之下側之言特北堂惟一階故曰側階江氏又據攷工記注凡矜八觚以申鄭君注矜柄之異云隋圖者柄也其手握處闊而握不及處爲八觚者矜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躋

鄭君云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江本裳化常躋化躋曰

麻冕三十升之布以爲冕也躋升也自西階升未敢當
主且卽殯弗便也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卽位

鄭君曰蟻謂色元也卽位者卿西面諸侯北面江本蟻
伯蛾注曰蛾蚍蜉也服章無蛾蟻常常色如蛾者入者
入畢門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形裳

江曰形常纏常

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濟

承亦奉也介圭鎮圭也攷工記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爾雅釋器云圭大尺二寸謂之玠玠介古通用詳見江孫說上宗鄭君以為猶大宗變其文者春官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璪同酒杯璪所以冒圭者今文家說同改他銅解為天子副璽馬氏說以同璪為一物璪稱同者大同天下之意虞翻改同為同亦是一物以此駿鄭君說段曰鄭君訓同為杯則上宗奉同王受同三宿三祭三咤太保受同及以下同字皆如貫珠江日

同圭瓚也以挹鬯裸祭者周禮謂之裸圭瓚亦玉也所以冒諸侯圭攷工記曰天子執瑞四寸以朝諸侯太保上宗皆奉天子之重器故皆升自阼階

太史秉書山賓階齊御王嗣命

鄭君曰御猶惲也王此時正立賓階上少東太史東西于賓西南隅讀策書以命王嗣位之事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燮和天下用蒼揚文武之光訓

憑亦作馮正字伯凭下當作弁詳見段說江曰燮亦和

也太史言大君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茲訓以君臨茲國率循大法以協和天下以對揚文武之耿光大訓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乎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若一化對江曰興起也眇眇歟也亂治也言我歟末小子其何能而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也式三案而猶以也

乃受同璫

鄭君曰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璫

王三宿三祭三咤

鄭君讀宿爲肅讀咤爲卻云徐行持日肅退行日卻王
徐行毒三祭又三卻復本位江氏宿讀爲茜云茜字或
作縮省爲宿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爲茜也
咤江氏從說文化託云託算祓酒也三奠祓者以初器
不疇酒也

上宗曰饗

江曰饗勸彊之也王不疇酒勸彊之使疇故曰饗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醴

江本醜化醜從說文注曰王以上宗勸而饗酒既饗則以同授太保太保受之以降置于篚盥潔手也字從臼水臨皿指事也以異同乘璋者半圭曰璋此同以璋柄所謂璋瓚矣臣不敢襲君器故以異同也太保盥而取異同升酌執其柄以獻言醜者旣獻則自醜也周禮時祭閒祀皆有罍諸臣之所醜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江曰爲將拜故授宗人同宗人小宗伯也王答拜者雖君子臣禮無不荅

太保受同祭嘗宅

江曰受同受于宗人嘗嘗酒至齒也宅讀爲數度之度
嘗酒有節度不啐以初器故也式三案上三託之託一
宅鄭君訓卻行孫據以爲說云太保受同祭嘗酒而
卻返也

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

江曰太保降而出應門不言出者于下言入見之省文
也收者蓋太史收冊書宗人收同與

諸侯出廟門俟

江曰諸侯卿士邦君也諸侯實出畢門言廟門者以殯所枉神之故謂出廟缺待也待王出而朝也偽古文本願命篇止亏此今從伏生本合爲一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江曰王出出畢門也在應門之內位于明堂之庭也應門明堂之庭入門則西爲左東爲右各隨其方爲位式三案天子之門畢庫雖應路上言畢門之內路門內也又言諸侯出廟門謂出路門也王亦出路門在應門之

內則諸侯之朝者入應門說詳王氏後案云此應門與明堂應門無涉也

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壠尊皆再拜稽首

布猶陳也四馬曰乘黃朱者黃馬朱轡也見詩干旄疏引鄭君義鄭君又謂此幣圭以馬轡舉王者之後以言可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白虎通引書黼黻衣黃朱紺段氏以為布乘黃朱之異文此今文尚書也賓稱奉圭兼幣者賓摺通奉圭兼幣摺者之辭故云稱見武虛

谷羣經義證說文引稱奉介圭江本從之壇奠謂獻壇地所生之物也算獻也見江疏皆再拜稽首惟釋辭者一人不拜亦見鄭君說

王義嗣德荅拜

江說王當器未嗣位特以繼先王之體義當嗣先王之德以受諸侯之朝故荅拜之此之謂禮以義起也式三案義嗣禮辭也經傳言禮辭者以禮辭之不堅辭也辭詞古通用轉寫從嗣道德之德說文化憲德外也此當訓升謂王既禮辭升位荅拜也莊氏說同

太保暨丙伯咸進相指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
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羑江訓進孫訓善式三案羑善進也見說文若順也言
文武大受命而善順之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遐後人休

江曰陟登假也謂崩也成王初崩稱新陟王猶後世稱
大行也戡克敷啟也成王盡和協賞罰克定文武之功
以啟遺後人之休美畢協一化必力戡一化以

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寢命

六師六軍算命算有之訓詞也江王段氏本願命篇文
止于此下為康王之誥今從伏生本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剗報誥

江曰報猶復也

管君文武不平富不務皆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

孫曰不大也平成也富備也務猪通冒也冒咎者干冒
災咎也底止也齊中也言文武之道大成備故不干災
咎止于至中也式三案信語詞之誠也言誠能昭顯于
天下也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係父王家用端命于上帝
端正也言正命于天也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矣樹屏枉我後之人

江曰屏蔽也在杼也用是順文武之道付與之以四方
乃命之封建諸侯樹爲屏蔽以存在我後人言天命之
傳子孫也孫曰枉者王氏念孫云謂相顧枉

今于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孫曰尚庶幾也胥相也綏繼也言繼爾先公之臣服于
先王也末王伯申說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江本罔危無江曰恤收也皆善也雖女身守國于外女心毋不杼在王室用奉收其善以藩輔我毋遺我鞠子以羞也鞠子稱子康王自謂

葬公旣旣聽命相指趨出王釋冕反罿服

鄭君曰葬公謂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葬王釋冕反罿服朝臣諸侯亦反罿服禮罿服爲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江曰麻冕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反罿服明未俾王以統事也戴東原曰馬鄭王本分

王若曰已下爲康王之誥東晉古文分王出在應門之內已下爲康王之誥皆非也考此篇自狄設黼戾綴衣至末踰季卽位事也必曰毒陳設故不書曰踰季卽位禮之大常不必書曰而知也大保降收則受冊命畢而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乃記卽位之儀顧命之篇其大端有三羣臣受顧命一也踰季卽位康王先受冊命二也適治朝踰天子之位三也

賈誓

公曰嗟人無謗聽命

公伯禽也或曰史記謂晳伯于管叔之亂蓋不可信後漢書東夷傳云徐戎僭號率九夷以伐宗周穆王命征之晳蓋伯于是時鄭君本以是篇次呂刑毒蓋本此則公非伯禽與鄭君曰人謂軍之士眾及費地之民江曰譖讙也

徂茲淮夷徐戎竝興

江曰淮夷淮浦之夷徐戎徐州之戎興起也言往征此淮夷徐戎竝起為寇者孫說聽命徂茲句言聽我教命往此費地王伯申曰徂讀爲且今也

善歎乃甲冑敲乃干蕪敢不弔

穀史從陳弔史從善鄭君曰穀謂竇蕪之敲謂繫也弔至也至猶善也江曰至謂密致也密致則堅甲冑也干也皆所以毀衛者故戒以蕪敢不堅致式三案說文穀擇也謂簡擇也

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蕪敢不善

江本從說文備從彌礪從彌鋒從鍛注云彌具也鍛椎鍊之也彌摩之也錐兵耑也刃刀堅也

今惟涇舍牿牛馬杜乃摶斂乃穿蕪敢傷牿牿之傷汝則

有常刑

說文引經獫淫舍二字杜作駁穿乃畔之重文江本從之江曰牿者牿木于牛馬之腳使不專走伏軍中牛馬或備夏迭駕舍不盡燭乘恐有委伏故須牿也駁閔也獲牿罟也駁塞也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畔或設牿罟于其中以遮獸秋則閉塞之時恐有未閉塞致傷所牿牛馬故誓戒之江說本鄭君義讀牿為牿據段氏申鄭舍罟也謂大置牿于牛馬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

鄭君曰風走逸臣妾廝役之屬也江曰遁亡越踰逐追
也禁勿叡踰越部伍而追逐恐亂其行罰

臧復之我商賚汝

江曰商讚爲章章明也其有尋獲此風逸之馬牛亡逃
之臣妾而復還其故主我其明商賚汝據段說商謂商
度史遷祇從敬一從振

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汝則有句常刑句失伍據竊之事依常刑

無故寇據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鄭君曰寇劫取也因其逸亡曰掠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
乃史從爾糗說文從饑江曰峙具也饑乾食也逮及也
大刑馬說以為庶刑

魯人三郊三遂

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遂東郊西守故言三遂史從
陸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燕敢不供汝則有燕餘刑非殺
楨榦皆築具築墻及城者以繩束板立木柵旁爲榦又

置木于兩首爲楨孫氏申馬注如此有無餘刑謂盡奴
妻子不遺種類鄭君說如此式三案餘除通治也非刑
之省謂有不治者其刑或剕或殺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蕘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鄭君曰焚乾芻也多史作及

呂刑

惟呂命

鄭君曰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江曰呂甫侯氏也

王享國百季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耄本亦作耄佗眊施佗耗度下一本有時字荆上二本有詳字詰一佗詰江曰言百季者于時穆王季百歲也眊讀與耄同眊荒老也王既老而審度時宜佗詳齊之刑使四方謹行之詰謹也式三案耄句絕荒度佗刑句與荒度土功句法同義亦同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佗亂延及于平民

鄭君曰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

凶不寇誠鳴義

鄭君曰鷦義者盜賊狀如鳴梟也馬曰鷦輕也式三案

鴟一化消謂滅義也

鄭究奪攘矯虔

鄭君曰有因而盜曰攘矯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邊陲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究一化軌通奪一化攷正字矯江本化擣

苗民弗用蠻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洽殺戮無辜

鄭君曰苗民謂九黎之君于少昊氏棄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居于西裔者為

三苗至高辛氏堯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縣臣堯又數之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式三案鄭君云棄善道解勿用靈也靈善也云上效蚩尤重刑解惟化五虐之刑曰法也化始也曰語詞法教也禮繙衣引此弗用靈化匪用命墨子引此化不用練折則刑惟化五殺之刑曰法

爰始淫爲劓刑椓黥

鄭君本化刑劓云刑斷百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謂黥

黥人而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漢刻異于皋陶之
為夏禹等書為臘宮劓割脰庶黥說文引經作劓劓斂
黥

越茲麗刑并制罔罟有辭

鄭君曰越乎也茲此也麗施也于此施刑并制其無皇
者江曰有辭有解說之辭謂無皇者也無所鑿別其有
辭者言皆刑之

民興胥漸汎汎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

民興胥漸民同為偷薄也漸暫通義見盤庚孫云漸詐

欵也引王伯申說泯泯棼棼一化纏纏紛紛見論衡及
漢書敍傳江曰纏纏昏也紛紛亂也遷孫訓貶言貶其
訊祝盟誓也

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閭
惟腥

江本力化滂腥化胜江曰滂博也德升也苗民肆虐化
威眾被戮者受冤號呼溥告無辜于上帝上帝監視苗
民無有馨香外閭惟刑之發閭胜蔑爾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江云皇帝顓頊也報當皋人也顓頊哀憐眾被戮者之不以其皋報彼虐民者以威逼絕苗民使無有繼世在于下土謂誅其身分流其子孫也戮一代修以一代用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鄭君說皇帝哀矜庶戮之不幸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卽是命重黎之身非羲和也式三案鄭君據楚語文也絕地天通謂分天地之運配也降下也格外也言無有升降之裸様也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采常鯀寘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鯀寘

有辭于苗

羣后顙頷之諸侯也下謂羣臣也明明察也棐匪通匪常異于常也蓋掩也顙頷既命重黎之後自諸侯及下之羣臣明察異常鯀寡無所掩欺也言刑無寃也皇帝堯也鄭君說皇帝情問下民以下乃說堯事顙頷與堯再誅苗民故上云遇絕苗民此云有辭于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清審也見江孫疏鯀寡有辭于苗言鯀寡困于三苗之虐而有辭以諫也見王氏後案墨子尚賢篇引此經顙后之述在下十四字在有辭于苗之下逮化

肆栗佗不無蓋佗不蓋據墨子文則是帝堯審問下民
鰥寡其訟有苗之舉堯之舉后及下臣皆明察不掩欺
鰥寡也此亦一義江本從墨子文

德威惟威德明惟明

威一佗畏惟一佗維德所威則人皆畏德所獎顯則人
皆獎顯之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
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三后伯夷禹稷也恤惠也功事也見孫疏折一佗憇又

從制折古適用謂止之也伯夷降下典禮所以止民于刑也見段說主名山川者江云立山川之主命山川之名也殷盛也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言三后成功而後士師制禁百姓以刑之平也中平也士一從妥中一從取祇敬也以教民敬德刑以弼教也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固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义于民棐斐

孫疏穆穆美也灼灼明也率吹同語詞棐輔也變常也

言堯有穆穆之美在上三后明明之察在下灼見于四方無不恩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正聿治于民以輔彝常也本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

孫曰訖止也富福也言主獄不當終于立威惟終于仁福也本王伯申說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江曰忌之言戒也外敬而心戒昏則無有可擇之言在于身也孫曰擇擗之僭字說文擗敗也身江本從表記

右書局印

卷三

之二

伯船

惟克天德自化元命配享在下

克肩也元鄭君訓大太命謂延期長久也惟肩任天德
自造延長之命配享福祿于下也言配者匹天休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伯天牧

江曰司政典獄謂諸侯也非爾伯天牧乎言爲天牧民
也春秋傳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攝刑之迪

江曰攝施也迪道也今女所監恣非時伯夷施刑之道

平式三案伯夷之道先德而後刑也

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固擇吉人觀于五
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譴降
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麗江訓附孫訓施庶多也多侈也庶威奪貨自侈其威
以奪取貨也蠲潔不蠲不潔之也天以苗民所行腥臊
不潔之而下禍誅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
言庶有格命

鄭君曰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孫曰格正也正命謂不夭折

今爾罔不出惑曰勤爾罔或戒不勤

曰語詞出惑曰勤相慰其已勤勞也戒不勤相戒其未勤勞也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

齊等比也俾一徂矜一徂假假與五季須暇之暇同謂覓與之也非終謂天也終謂終其天季天等比我民覓與我民一日之命其天或不夭實人主之戒司獄者能

天絕人命也

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江曰逆迎奉承也女庶幾敬迎天命以承我一人之教
雖與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休喜也見王氏述聞三德洪範之正直剛克柔克也事
之可恶者勿思可喜者勿喜敬此五刑所以成三德也
一人有庆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江曰慶善也見詩傳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

吁一伦於古通用祥刑刑之善也鄭君本祥伦詳云詳審察之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及依史記伦宜誼通非人何擇非刑何敬非誼何度三句皆倒文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

造一伦遭與曹通謂兩輩也江曰造至也具俱也師士師聽平治也訟者兩至俱備其情實士師平治其訟辭言五辭者入于五刑各有辭也

五辭簡孚正于五刑

簡誠也孚信也正治也江孫說五辭誠實乃治以五刑
也

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

議以五刑而不誠以五罰治之五罰又不順以五過赦
之服從也從順也疵皆通言顯白其失以告之勿荆罰
也

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舉惟均

來馬融佗亦有來請賄也江曰官挾官威勢也反報恩

怨也內女謁也貨行賄賂也來干請也孫說史伯官獄
內獄官獄謂賢官之獄內獄謂中聰之獄或與高明或
投鼠忌器也孫又申馬說云貨為勒索貨賄則以財
干請也

其審克之五刑之姦有赦五罰之姦有赦

江曰克任也聽獄之事其詳審任之五刑五罰之姦者
皆當有赦也據段孫說克嚴之僭字審克詳嚴也

其審克之節爭有眾

江曰其詳審任之庶幾誠信于有眾

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惟貌有稽言祇外貌有合也貌說文引作縕江曰縕者施絲言散細也稽猶攷也合也但攷有致合而無其誠則不論以爲皋孫曰貌廣雅云治也史記作訊訊亦治也具嚴天威言其敬天威毋輕用刑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鋐闊實其皋

鋐一化選一化率歐陽夏侯說墨辟疑赦而罰百率古以六兩爲率以六兩積算之百鋐六百兩爲三十七斤有八兩一說鋐者六兩三分兩之二則百鋐爲四十二

斤十兩三分兩之二江氏所謂太重似非也古文尚書說錢者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錢三斤江氏以爲近之江曰閩實簡閩當其實也其罰蓋用銅

劓辟姦赦其罰惟倍閩實其皋

江曰倍百錢爲二百錢

剕辟姦赦其罰倍閩實其皋

剕今文作臏臏者剟去鄉嵩之骨也鄭君曰皋陶改臏爲剕剕刖也謂斷足也馬曰倍者倍二百爲四百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錢三分錢之一

也江曰倍樂者倍百錢爲二百之外又差出二百之三分二凡三百三十三錢三分錢之一式三案差不等也倍之亦不一等

宮辟姦赦其罰六百錢閱實其舉

宮辟公勢之間六百史記伯五百

大辟姦赦其罰千錢閱實其舉

大辟死刑也後儒謂大辟亦可赦此由穆王枉法斂財之計實不然也後世之法如老幼廢疾例許收贖與禮所謂悼與耄不加刑者相合又殺人者必死而律法戲

殺償命過失殺許贖以贖鉗歸器家此正大辟疑赦之
例而法之至公至平無可議者誰謂大辟二百中無可
赦之罪哉

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
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罰之屬三千

江曰周禮五刑屬各五百合二千五百此三千者畢之
條目歷時輒增也然墨劓倍于其初宮與大辟皆減虧
以是差之茲為輕矣此穆王詳刑之意也

上下比舉無僭亂辭

江曰僭鑿也刑三千條上比下比期當其舉毋鑿亂其詞使輕重失實

勿用不行惟察惟法

勿用不行者謂勿用其已蠲除之法也惟察惟法惟察其當行之法也

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江曰服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本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加一等治之宜輕宜重有權更不可執一也權者所以

審輕重而酌其平孫疏適訓過謂舉過也式三案適從
也從輕則上刑而下治之從重則下刑而上治之與諸
罰之輕重皆有權也

刑罰世輕世重

周官制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孫
氏疏據之荀子云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楊注
云治世家給人足有犯法則眾惡之罪當重亂世人迫
于饑寒犯法者多當輕也江氏注疏據之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江曰上刑適輕下刑適重非齊也輕重有權隨世制宜
齊非齊也齊其非齊有倫理有要會式三案惟齊非齊
與非終惟終非從惟從句法同言刑罰或等齊或非等
齊必使之有倫理有要會也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固非在中

江曰懲忿也刑罰以懲人卽非死刑人已極于病苦是
故折獄不可不吝也佞口才也口才辨給之人能使囚
窮于辭則容有辭詘無以自解而枉入刑者故非佞人
可以折獄惟良善之人折獄公正不偏無不在中也

察辭于變非從惟從

江曰囚證之辭或有參差聽獄者于其參差察之以求其情既異其情非從其嗣惟從其情式三案從順也或非順或順于辭之參差察之

哀矜折獄

大傳曰子曰聽訟雖異其情必哀矜之歟者不可復生剝者不可復續也書曰哀矜哲獄哲假僧字也當爲折明啟刑書皆占庶中正

江曰折獄之事明開刑書相與占度皆庶幾中正

其制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制上備有并兩

荆

江曰獄成而信矣乃輸汝信于上謂獄獄于王也其制當茹上有一舉而旌輕寇重介于兩刑之閒者則并兩刑而上之以待決于朝孫曰上而猶能也下而猶汝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

江曰官伯謂司正典獄也族姓伯父伯兄仲未季弟幼子僮孫徧呼而教之

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江曰言刑罰可畏我言之且多惠恩我甚敬于刑也有
惠于民其惟刑乎蓋惡猶惠也督刑則民受其惠故云
然

今天相民化配在下
馬曰相助也式三案天佑助斯民能配天之澤者在人
也

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江曰單辭一偏之辭也明清則不偏聽猶論語所謂片
言可以折獄也兩辭兩造之辭也明清于單辭則聽兩

辭無不中矣民之所以治以無不中聽獄之兩辭也式
三案中聽平以聽之也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奉功報以庶尤
江本尤化訛江曰私家于獄之兩辭謂取貨于獄以成
私家之富府聚功事訛舉也以獄取貨非可寶也惟聚
辜舉之事將報之以眾舉言將爲天所罰也式三案家
猶富也禮曰不家于器

永與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

江曰所長與者惟天罰也夫天之罰人非天道不中也

惟人自取之在其敎命不中爾式三案在察也言天罰
非不中平惟人自察其命耳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江曰極中令善也王者承天建中庶民于焉取中不中
則天罰之庶民無有善政取法于下矣孫曰天罰猶天
討王者代天行罰也王罰之不中則庶民無有善政在
天下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

孫曰言嗣孫者詔諸侯永戒其後嗣言自今以往何所

監視非當立德于民之中乎庶幾勉聽之哉式三案何
監非德句言非德何監也中中道也于民之中道庶幾
明以聽之哉

哲人惟問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

雖江本仁且竟也辭訟也屬合也五極五刑之中也見
江孫疏哲人詳思此五刑使民無竟之辭訟必合于五
刑之中故皆中而有善也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江本祥佗詳江曰嘉善師眾也受王之善眾而治之當

監于此哲人之詳刑也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

王序以爲平王也義和晉侯仇之字也同姓侯故稱父
鄭君曰義讀爲儀儀仇皆匹也故名仇字儀鄭君解義
不解和解人之所不明者也馬從史記以此爲襄王命
文公之辭義和以義和諸侯也此今文家說

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馬曰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昭一伯邵

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文王史伯文武

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鄭君曰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江曰左右助也肆故懷安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

閔傷悼之言造迺邇丕愆大咎也謂幽王為大戎所伐

也見江說殄絕也賚財也澤祿也謂殄財祿于下民也見孫疏純屯通眾也侵伐我國家之眾也

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惄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卽猶則也或有也克肩任也惄收也言遭此大愆則我治事之臣罔有耆壽賢俊在其服位我則何以肩任之也我竊冀念曰惟我祖行父行之諸侯其誰收惄我躬伊誰同聲通用魏志策魏公文伊化凱績功也有績上本有克字見嚴氏石經校文諸侯能有收惄之功則一

人永安于位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荆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
弔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子嘉

昭光也顯祖蓋謂唐叔虞也肇敬刑法也謂光昭顯祖
之業敬法于文武也見江注會紹之紹依三體石經亦
作昭會昭同光昭之也乃辟平王自謂人文德之人
也修長也汝多長捍衛我于艱如汝者我所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形弓
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

秬鬯鹵見寗形赤色盧一伯旅盧旅皆驥之僭字黑色
也馬四匹一乘也本江說

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燕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
德

柔遠能邇義見寗惠康順安之也荒虛也荒甯空自安
逸也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江云簡閑撫恤爾都以成
爾之明德也

秦誓

公曰鑒我士聽無謬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鄭君曰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江曰
首本也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
流是惟艱哉

江木盤化般江曰訖止若順般樂也民止自順是多樂
者責人則無難惟受責于人使如流水之從順是則難
哉

我心之憂日月逾邇若弗員來

江曰邇往員旋也我心之所懃者每日之事既往今追

悔而無及若日月之過往弗復旋來也臣今本作云王
伯申曰若乃也言乃弗云來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
孫曰始之謀人則以未有就予而憎惡之惟近之謀人
且將以爲親附悔不聽故舊之言也式三案忘語詞未
就予忌言未遂于心也說文引化來就基慕江本從之
雖則云然尙獻詢茲黃髮則固所愆

云一從貞獻一從猶愆一從尊雖則云然指未就之言
也獻謀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

江曰番番讀當爲皤皤老人頭白兒也旅讀爲呂呂脊骨也字或作箇故省而爲旅脊彊則力壯故曰脊力皤皤然之善士膂力既過矣言衰老也我庶幾有此人而用之貴其識角也式三案此謂親塞叔也有之謂親之見王氏述聞

佗佗勇夫射御不逮我尙不欲

佗佗馬本佗訖訖云無所省錄之兒江曰忾忾勇壯兒連失也射御不失濶度言多技也我庶幾不欲用之惡

其輕脫寡謀以取禍也式三案此謂超乘諸人也

惟截截善謫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馬曰截截詞語截削省要也江本易辭化易怠從公羊傳江曰謫言便巧言也論語曰友謫佞易怠猶輕惰也

皇況也便巧之言使君子輕易怠惰忽于禍敗我況多有其人乎式三案此謫言謂杞子也君子言在位者易辭輕易其言謂三師也皇遑通何也何多有之自怪其親之也截截善謫言說文引他箋箋巧言一從譏譏善

諺言諺或又作靖

昧昧我恩之如有一介臣

江曰昧昧淡恩之意介大古篆相似介疑大之謠馬說
介訓耿介一本介坐个

斷斷猗無他技

鄭君曰斷斷誠一之兒也他技異端之技也

其心休休勇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職有利哉

鄭君曰休休寬容兒有技才執之技也若已有之不啻

如是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為彥彥一化盤
是一化宴段曰盤與般同大也子孫上屬句黎民下屬
句職一化尚孫曰職主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

冒一化媚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

鄭君曰違猶戾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通于君
也殆危也冒一化媚江曰媚疾姤也是一化宴

邦之杌隍曰山一人邦之榮懷不尚一人之塵

杌一作阮江曰阮隍不安也稟安慶善也國之不安山于一人國之光榮而安亦庶幾一人之善則用人可不詳者哉此穆公懲毋戒後之深意也

後學江陰邢世章

孫家鸞同校